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唐

第三冊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卷一百三十八

唐十

田賦

田制 永業口分田 職分田 買賣質質禁令 水利田 屯田 賦稅 雜稅
徵輸事例 進奉羨餘 貢獻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

舊唐書
食貨志

右田制

開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

寬鄉三易以上者
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

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二十頃柱國一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

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贍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都鄉田充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

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

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

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

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贍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

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

給其州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

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

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

通典食貨典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戶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

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

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

百姓爲市而買之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大倉幕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愼爲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旣仕者卽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卻能兼并眾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抵牾處要其大略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旣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閒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卻無強民貪井之害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

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

漢志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

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卻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

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雖然

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

爲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爲治卻不知其本不如

此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

又卻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

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

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

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

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

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

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卻是一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

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

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

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他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一商

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無分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

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苟而願耕於王之野者是也

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

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

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卻寬鄉自得多狹鄉

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

時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

之法縱立義倉振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卹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

罪則徙之

記王制命國之有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唐卻容他自遷徙

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

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

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

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

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

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丘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

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

實出於此 通考田賦考

右永業口分田

唐制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一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卽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 京畿縣亦準此 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一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 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 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 通典食貨典

右職分田

唐制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卽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 雖非樂遷亦聽私賣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實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

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卽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井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

通典食貨典

右買賣質質禁令

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貞觀十一年按通典作十八年揚州

揚州

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過費水太尉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磑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

渠上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糧稻三百萬石大厯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

決

一渠

二水支渠毀碾磑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

開陵陽渠

詳見屯田門

貞元八年嗣曹王皋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

隄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爲浸溢皋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飲陂

澤皋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爲便元和八年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

頃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故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

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止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薛平詢諸將吏得

古黃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

皆以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

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焉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長慶二年

溫造爲郾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爲

河陽節度使奏浚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

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

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通考田賦考

大厯五年朗州刺史韋夏卿於所治開槎陂溉田千餘頃德宗貞元九年明州刺史任侗修鄞縣仲

夏堰溉田數千頃憲宗元和二年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開南昌南塘斗門以節江水開陂塘以溉田淮南道節度使李吉甫築揚州高郵隄塘溉田數千頃

續通志食貨略

右水利田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裏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令屯官巡行譏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部以贍武振天德靈武監夏之軍費錢五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闕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

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

按續通志作二歲大熟因募人

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土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通考田賦考

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尙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卽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

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一十石

通典食貨典

右屯田

武德七年定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正

按唐書有稻三斛

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一丈

按唐書作絹

二匹綾絹一丈

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

按唐書有非蠶鄉輸銀十

四兩

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旦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

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一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歲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大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爲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

文上下戶二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並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關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鑪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實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旣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大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總數爲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

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尙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

舊唐書食貨志通典同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預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軍倍又瘟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園倉庫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

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緒失平長爲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
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
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
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輿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
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
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纈百
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
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
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繒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
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
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
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
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
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繒鹽
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

闕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
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慙慙苟媚聚斂之
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堪物之病四病絲考
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邊賞
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續州稅有定
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
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闕勿益租廢耕不降
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
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
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
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
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
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
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殺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

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贅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穆宗卽位者功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一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乾符初中官田令改用事督賦益急天下遂亂

唐書食貨志